

廖晨星译

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

CHONGWEN GUOXUE JINGDIAN PUJI WENKU



唐宋傳奇

承其間之，則音十又四，器入影內，
鮮完尤矣。乎而扣之，清音徐引，竟
目方絕。嗟乎，此則凡鏡之所同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
CHONGWEN GUOXUE JINGDIAN PUJI WENKU

唐宋传奇

廖晨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廖晨星译.—2版.—武汉:崇文书局,2015.6

(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2016.5重印)

ISBN 978-7-5403-3931-9

I. ①唐… II. ①廖… III. ①传奇小说—小说集—中国—唐宋时期 ②《唐宋传奇》—译文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962号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出品人:潘启胜

※

统 筹:陈中琼

责任编辑:陈中琼 刘雨晴

出版发行: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C座11层

营销:027-87393855 传真:027-87679712

印 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5.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2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3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总序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在 19 世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为了保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来的。1935 年，王缙坐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国学讲话》一书，第 3 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从“旧学”到“国故学”，再到“国学”，名称的改变意味着褒贬的不同，反映出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近代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失落的忧思和希望民族振兴的宏大志愿。

从学术的角度看，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就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精选出来的。属于经部的，如《诗经》《论语》《孟子》《周易》《大学》《中庸》《左传》；属于史部的，如《战国策》《史记》《三国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属于子部的，如《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鬼谷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容斋随笔》《本草纲目》《阅微草堂笔记》；属于集部的，如《楚辞》《唐诗三百首》《豪放词》《婉约词》《宋词三百首》《千家诗》《元曲三百首》《随园诗话》。这套书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一个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些书，一般说来，犯常识性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崇文书局之所以出版这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不只是为了普及国学常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国学教育中，有一种倾向需要警惕，即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物馆化”。“博物馆化”是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的经典依然有人阅读，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到提升我们生活品格的作用。很多人阅读古代经典，就像参观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这就叫作博物馆化。“博物馆化”的国学经典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国学经典恢复生命力，

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崇文书局之所以强调普及，深意在此，期待读者在阅读这些经典时，努力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内外生活，努力做一个有高尚的人格境界的人。

国学经典的普及，既是当下国民教育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曾指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脊梁”都是在传统的国学经典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读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读本，虽然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总是花大块的时间，更不必像备考那样一字一句锱铢必较，但保持一种敬重的心态是完全必要的。

期待读者诸君喜欢这套书，期待读者诸君与这套书成为形影相随的朋友。

陈文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杰出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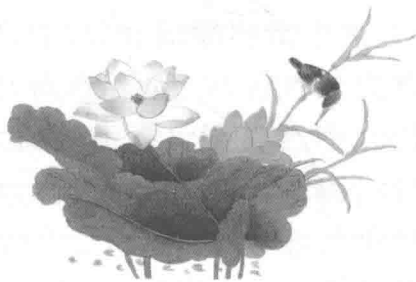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小说源自于远古的神话和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逐渐繁荣，到唐宋出现了“传奇”。“唐宋传奇”指唐宋出现的具有成熟形态的文言短篇小说。唐传奇开始出现具体细致的人物、情节和生活场景的描写，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经真正成熟。

唐传奇内容丰富，有的是讽世小说，如《枕中记》所写的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它们反映了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有的是神话小说，如《柳毅传》，通过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有的是爱情小说，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和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小说表现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反映了唐代繁华的都市生活，艺术手法也臻于成熟，富有艺术表现力。陈鸿的《长恨歌传》，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前半部分政治讽刺意味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非常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寻访仇人为家人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

宋代小说也有较大的发展，体例也更加芜杂，从事传奇创作的虽不乏其人，但因为只是一味模仿，又喜说教，鲜有成功。这里只选录了《流红记》和《李师师外传》。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唐宋传奇的风貌，我们精选了唐宋传奇的部分代表作品，并力求保持原作的面貌，在编写的过程中对原文不加改动；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对原文加了译文，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古镜记	1
离魂记	20
柳氏传	23
枕中记	30
柳毅传	37
霍小玉传	60
南柯太守传	76
谢小娥传	94
李娃传	101
东城老父传	122
长恨歌传	132
莺莺传	149
冥音录	165
无双传	170
红线.....	182
裴航.....	191
飞烟传	200
京都儒士	211
画琵琶	215
崔护.....	217
流红记	220
李师师外传	228



古 镜 记

王 度

【原文】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

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

远,图书寂寞,而高入所述,不可诬矣。

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

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緘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緘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緘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

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采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

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

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泠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

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诀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勣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

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蛇形犬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蛟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



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

“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勤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勤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勤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入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勤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鼃鼃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

“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勤《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勤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勤因过之，丹命祗承人指勤